



南史

+



U 8  
1735  
186





1735  
186

南史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梁武帝諸子

武帝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脩容  
生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昭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克華  
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九月  
生于襄陽武帝既年垂強仕方有家嗣時徐元瑜降而績又荆州  
使至云蕭穎胄暴卒時人謂之三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  
所集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為皇太子時年幼依舊於內拜東宮官  
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五月庚戌出居東宮太子生而聰敏  
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恒思

新編通志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請山田一畝  
以贖資一

新編通志

夏川屯園  
氏園南苗





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  
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年  
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爲者曰廷尉官  
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紿之曰得其獄  
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爲具言於帝帝笑  
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建康縣讞  
誣人誘口獄翻縣以太子仁愛故輕當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便  
合家拏戮今縱不以其罪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治十年十四  
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  
翠綉纓至是詔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  
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  
點易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

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  
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  
已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  
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以爲疑命僕射劉孝綽  
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  
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  
悲鏡歌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  
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  
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  
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劉僕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  
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  
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



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  
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嘗以此問外  
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以舉樂爲大稱悲事小所  
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  
而禮不可廢鏡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  
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巳劉僕之議卽情未安可令諸  
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辭宜終  
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  
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  
每哭輒慟絕武帝敕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  
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強進飲粥太子奉  
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所進過

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爲汝如此胸中亦填塞成疾故應  
彊加餽粥不俟我恒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  
菜果之味體素壯零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  
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  
前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卽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  
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  
喜溫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  
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  
名才竝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  
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  
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  
音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薨少時敕賜太樂女伎



一部畧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爲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奔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遣王奔等上東三郡人丁開漕溝渠導洩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斃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恒役之民卽日東境穀稼猶責劫盜屢起在所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人蠹又出丁

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離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武帝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游後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優深誠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問輒自力手書啟及稍篤左右欲啟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啓武帝比至巳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文朝野惋愕都丁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阡庶及疆徼之人聞喪者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



防捉荆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  
頻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柁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閣  
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  
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  
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  
語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  
卷薨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封豫章郡王次子  
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江公啓封岳陽郡王警封武昌郡王鑒  
封義陽郡王各三千戶女悉同正主蔡妃供侍一同常儀唯別立  
金華宮爲異帝既廢嫡立庶海內噂喏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  
心岳陽王啓流涕受拜累日不食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  
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闢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

萬與之三副密啟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  
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  
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  
者二人初並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疎於雅密啟武帝云雅爲太  
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  
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慙慨故其嗣不立後邵陵王  
臨丹陽郡因邈之與鄉人爭婢議以爲誘略之罪牒宮簡文追感  
太子寃揮淚誅之邈之兄子僧隆爲宮直前未知邈之姪卽日驅  
出先是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  
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爲來子哭云帝哭  
也歡前爲南徐州太子果薨遣中書舍人臧厥追歡於崇正殿解  
髮臨哭歡既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決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



南史五十三  
以少主主大業又以心術故意在晋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決歡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復還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薨謚安王子棟嗣

棟字元吉及簡文見廢侯景奉以爲主棟方與妃張氏鋤菜而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爲泣而升輦及卽位升武德殿欵有迴風從地涌起翻飛華蓋徑出端門時人知其不終於是年號天正追尊昭明太子曰昭明皇帝安王爲安皇帝金華敬妃蔡氏爲敬皇后太妃王氏爲皇太后妃爲皇后未幾行禪讓禮棟封淮陰王及二弟橋樛並鎖於密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逢杜崩於道崩去其鎖弟曰今日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初王僧辯之爲都督將發詔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

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由是帝別敕宣猛將軍朱買臣使行忍酷會簡文已被害棟等與買臣遇見呼往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河東王譽字重孫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累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建鄴譽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元帝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元帝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來襲江陵元帝甚懼沈米斷纜而歸因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疑人使三反譽並不從元帝大怒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爲譽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并陳示禍福譽謂曰欲前卽前無所多說泉軍于石榔寺譽逆擊不利而還泉進軍橘洲譽攻之又見敗於是遂圍之譽幼而有驍勇馬上用弩兼有膽氣能撫士卒甚得衆心元帝又遣領軍



王僧辯代鮑泉攻譽譽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無恨主者曰奉令不許遂斬首送荆鎮元帝返其首以葬焉初譽之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噉其臍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豫章王綜字世謙武帝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爲侍中鎮右將軍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旣不一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洩綜相抱哭每日夜恒泣

又每靖室閉戶藉地被髮席藁輕財好士分施不輟唯留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麤服厨庫恒致罄乏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嘗有人士姓王以屯躋投告綜于時大乏唯有眠牀故阜復帳卽下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唯武帝不疑及長有才學善屬文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蕃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之女也淑媛恒節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後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擗殺駒犢常陰服微行著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數術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帝性嚴群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所行弗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裁表陳便宜求經畧邊境帝並優敕



南史五十三  
荅之徐州所有練樹並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致意尚書僕射  
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  
言其賄也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  
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  
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  
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  
此每對東宮及諸王辭色不恭遜嘗改歲後問訊臨川王宏出至  
中閣登宏羊車次遺糞而出居都下所爲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爲都  
督南兖州刺史頗勤於事而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隔簾理之方幅  
出行垂帷於輿每云惡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  
綜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於寶寅謂爲叔父襄陽人  
梁話母死法鸞說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遺話錢五萬及葬畢

引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尤數每舍淮陰苗文寵家言文  
寵於綜綜引爲國常侍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  
衆軍權鎮彭城并攝徐州府事武帝曉別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  
將恐綜爲北所擒手救綜令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  
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話苗寵三騎開北門涉汴河  
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問其名氏不荅曰殿  
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  
手荅其拜送于洛陽及旦齋內諸閣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  
城外魏軍叫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城中旣失王所在  
衆軍乃退不得還者甚衆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騅馬乘之退走  
煥脚爲抄所傷人馬俱弊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痛不復得上  
馬於是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煥乃得上馬



遂免難綜長史江革大府卿祖暉並爲魏軍所擒武帝聞之驚駭  
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陽王梁詒苗寵並爲光祿大夫綜  
改名纘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袁魏太后及群臣並弔八月有司  
奏削爵土絕其屬籍改子直姓惇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籍封直  
永新侯久之乃策免吳淑媛俄遇鳩而卒有詔復其品秩謚曰敬  
使直主其喪及蕭寶寅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及河  
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魏孝莊初歷位司徒  
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陳慶之之至洛也送綜啓求還時吳淑  
媛尚在敕使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魏初  
綜在魏不得志嘗作聽鐘鳴悲落葉以申其志當時莫不悲之後  
梁人盜其柩來奔武帝猶以子禮祔葬陵次直字思方位晉陵太  
守沙州刺史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小字四果武帝第四子也天監七年封南康  
郡王十年爲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  
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詰之便卽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七年爲  
都督南兗州刺史在州以善政稱尋有詔徵還百姓曹樂等三百  
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爲州任優詔許之普  
通四年徵爲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江州刺史  
丁董淑媛憂居喪過禮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  
事尋加護軍羸瘠不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疾薨于任贈開府儀  
同三司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  
悉寄天府及薨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  
會理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爲武帝所愛衣服禮  
秩與正王不殊十五爲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劉納每禁之會



理心不平證以贓貨收送建鄴納歎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會  
理厚送資糧數遣慰喻令心腹於青草湖爲盜殺納百口俱盡累  
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侵至彭城爲魏師所敗  
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城會理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  
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  
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  
其僚佐曰紹先書豈天子意咸勸拒之會理用其典籤范子鸞計  
曰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  
且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遂納紹先紹先入  
以烏幡麾衆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雖在寇手每  
思匡復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董紹  
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爲內應皓敗辭相連及侯景矯詔免

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復與  
柳敬禮及北兗州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  
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舊二千餘人昨來相知剋期  
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  
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曰善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  
安侯賁以謀告王偉偉遂收會理及其弟通理時有錢唐褚彘會  
理之舊亦囚於省問事之所起考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  
之遙曰褚郎卿豈不爲吾致此邪然勿言王偉害會理等彘竟以  
不服偉赦之會理弟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馬封祈陽侯至是亦  
遇害

通理弟乂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能言見內人分散  
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耳乂理便號泣悲不



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哀感爲之停者三人服闋見武帝升殿又悲不自勝帝爲之收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爲奇士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又理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無媿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爲立碑製文甚美及侯景內寇又理聚客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爲質乞師行二日會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之防嚴不得與兄相見乃僞請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固安主曰兄若至願使善爲詰一作計自勉勿顧以爲念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都以魏降人元貞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不受又理曰後當見憶會祖皓起兵又理奔長蘆爲景所害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廬陵王少英果

膂力絕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馳射於帝前續中兩鬢冠於諸人帝大悅中大通二年爲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大同元年遷江州刺史又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爲都督荊州刺史薨贈司空謚曰威始元帝母阮脩容得幸由丁貴嬪之力故元帝與簡文相得而與廬陵王少相狎長相謗元帝之臨荊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行宮戶禁重續具狀以聞元帝泣對使訴於簡文簡文和之不得元帝猶懼送李氏還荊州世所謂西歸內人者自是二王書問不通及續薨元帝時爲江州聞問入閣而躍屣爲之破尋自江州復爲荊州荊州人迎于我境帝數而遣之吏人失望續多聚馬仗蓄養趨雄虬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遺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因



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世子憑以非前誅死次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不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竝特乞汝他皆比類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厮隸嘗問賣鮑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鮑以死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籤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以爲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禡捶之於庭忽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

轎車挽歌爲送葬之法使嫗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蓋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土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爵中大通四年爲揚州刺史綸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彩絲布數百疋擬與左右職局防閣爲絳衫內人帳幔百姓並關閉邸店不出臺續使少府市彩經時不能得敕責府丞何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趙智英等於路尋目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刃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絕遂知之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遊軍將宋鵠子條姓名以啟敕遣舍人諸曇粲領齋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撤智英子高驍勇踰牆突圍遂免智通子敞之割炙食之卽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車載錢設鹽蒜雇百姓食撤一瓣賞錢一千徒黨并母肉遂



盡綸鎖在第舍人諸墨察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為庶人經三旬乃脫鎖頃之復封爵後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坐賦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大為武帝賞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旬日間拜郢州刺史太清二年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眾討景將發帝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發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蕩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鍾離景已度採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京口將軍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鐘山出其不意綸從之眾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為三道攻綸綸大破之翊日賊又來攻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大軍潰綸至鐘山戰敗奔還京口軍主霍俊

見獲賊送于城下逼云已禽邵陵王俊偽許之乃曰王小失利政為糧盡還京口俊為託羅所獲非軍敗也賊以刀背毆其髀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俊中書舍人靈超子也三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禹穴東土皆附臨城公大連懼將害已乃圖之綸覺乃去至尋陽尋陽公大心欲以州讓之不受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聽事為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怪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幄帳無何風起飄没于江于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為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為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即日大敵猶彊天讎未雪余爾昆弟在



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爲蕃屏盤固宗鎮疆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躡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沙門法磬與綸有舊藏之巖石之下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偉先在外聞綸敗馳往迎元帝復遣將徐文盛追攻之綸復收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襲綸綸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

南城主李素孝者綸之故吏開城納之綸乃修復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魏聞之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攻破城執綸綸不爲屈通乃臥大鼓使綸坐上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回數步獨不霑灑舊主帥安陸人郝破敵斂之於襄陽葬之日黃雪零糝唯冢壙所獨不下雪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祭殯焉百姓憐之爲立祠廟岳陽王譽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叡議謚法怠政交外曰攜從之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旣得卽散士亦以此歸之初鎮京口大造器甲旣涉聲論投之于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討抄卒無所資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及廬陵



之沒綸缺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胤知之其謀頗洩又綸獻曲阿酒百器上以賜寺人飲之而斃上乃不自安頗加衛士以警宮內於是傳者諸相疑阻而綸亦不懼武帝竟不能有所廢黜卒至宗室爭競爲天下笑

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諫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爲戲耳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痛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以堅私室醞釀亟有烹宰不相霑及忿恨夜遣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弟確

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尤工楷隸公家碑碣皆使書之除秘書丞武帝謂曰爲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大同二年封爲正階侯復

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爲狂左右或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群賊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甚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返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軍敗賊使負砲不之知也確因隙自拔得達朱方及後侯景乞盟憚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爲後患故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欲先遣趙威方入確因南奔綸聞之逼確使入確又不肯綸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齎首赴闕伯超揮刃眦曰我識君耳刃豈識君確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啟時武帝方寢確出城已陷矣帝



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人心不可臣向格戰不禁縋下僅得至此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乃使確爲慰勞文謂曰爾速去謂汝父無以二宮爲念及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鵝群賊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卽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綸遣典籤唐法隆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欲手刃之卿還啟家王願勿以一子爲念後與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少而寬和喜怒不形於色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爲帝愛故先作牧揚州大同三年

爲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固辭帝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歔歔旣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開建寧越雋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績加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城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陵王於是朝野屬意焉及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密敕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湘東王繹遣鮑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總戎將發益鎮繹使胡智監至蜀書止之曰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暗與蕭棟



南史五十三  
同名識者尤之以爲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  
紀又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譙王  
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撫爲征西大將軍益  
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懌並同諫皆殺之僧  
略僧辯弟懌從子也以諫且以懌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  
以爲反於已誅之永豐侯撫歎曰王不克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  
乃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爲謂二月  
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丁卯  
元帝遣萬州刺史宋造襲圓照於白帝圓照弟圓正時爲西陽太  
守召至鎮于省內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不得紀以爲潼州刺  
史楊法深求爲黎州刺史亦不得以爲沙州刺史二憾不獲所請  
各遣使通西魏及聞魏軍侵蜀紀遣其將譙淹回軍赴援魏將尉

遲迥逼涪水楊乾運降之迥卽趨成都五月己巳紀次西陵軍容  
甚盛元帝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名七勝城鎖江以  
斷峽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甚憂法和告急旬日相繼元帝  
乃拔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將軍  
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紀築連城攻絕鐵鎖元帝復於獄拔謝荅仁  
爲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紀之將發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  
及登舟無雨而水長六尺劉孝勝喜曰殆天贊也將至峽有黑龍  
負舟其將帥咸謂天助及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力俱  
殫又魏人入劔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所爲先是元帝己平侯景  
執所俘馘頻遣報紀世子圓照鎮巴東留執不遣啓紀云侯景未  
平宜急征討已聞荆鎮爲景所滅疾下大軍紀謂爲實然故仍率  
衆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



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既居尊位宣言於衆敢諫者死蜀中將卒日夜思歸所署江州刺史王開業進曰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僉以爲然圓照劉孝勝獨言不可紀乃止既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劼傍險出法和後臨水築壘禦琳及法和元帝書遣紀遣光州刺史鄭安中往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嶠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既而侯劼爲任約謝荅仁所破又陸納平諸軍並西赴元帝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瞻西顧我勞如何自種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權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

不盡言大智紀別字也帝又爲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貴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看詩而泣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游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遶牀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卿必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圍而守之法和馳啟上密敕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率甲士祝文簡張天成拔刃升舟猶左右奔擲第五子圓滿馳來就父紀首既落圓滿軀亦分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問圓照曰阿郎何以至此圓照曰失計願爲公作奴法和叱遣之

圓照字明周中大同初爲益州東齋郎宋寧宋興二郡太守遠鎮



諸王世子皆在建鄴質守帝特愛紀故遣以副紀紀之構釁悉其謀也次弟圓正先見鎖在江陵及紀既以兵終元帝使謂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而圓正既奉此問便號哭盡哀以禍難之興皆由圓照於是唯哭世子言不絕聲上謂圓正聞問悲感必應自殺頻看知不能死又付廷尉獄及見圓照曰阿兄何乃亂人骨肉使酷痛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云計誤並命絕食於獄齧臂啖之十三日死天下聞而悲之

圓正字明允紀第二子美風儀善談論寬和好施愛接士人封江安侯歷西陽太守有惠政既居上流人附者甚衆及侯景作逆圓正收兵衆且一萬後遂跋扈中流不從王命及景破復謀入蜀元帝將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嗣王恪等醉而囚之時紀稱梁王及紀敗死爲有司奏請絕紀屬籍元帝許之賜姓饗

饗氏紀最爲武帝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先啟黃扉兄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爲征西綸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乃前我朝廷憤憤似不知人武帝聞之大怒曰武陵有恤人拓境之勲汝有何績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殿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稍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筵至有百筵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爲用紀頗學觀占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瞻望氣色歎吒



南史五十三  
天道惟牀聲聞于外有請事者以疾辭不見既死埋於沙洲不封  
無襯元帝以劉孝勝付廷尉尋免之初紀將僭號祆怪不一內寢  
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  
敦祆花非佳事也時蜀知星人說紀曰官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  
出西從之爲初申歲發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  
西北及明年則已東出矣

論曰甚矣讒佞之爲巧也夫言附正直跡在恭敬悅目會心無施  
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廢楚嫡疎漢嗣可爲太息良非一塗以  
昭明之親之賢梁武帝之愛之信謗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況於  
下此者也綜處秦政之疑懷負尺之志肆行狂悖卒致奔亡廬陵  
多財爲累雄心自立未及騁暴早沒爲幸南康爲政有方居喪以  
禮惜乎早夭不拯危季邵陵少而險躁人道頓亡晚致勤王其殆

優矣武陵地居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及乎



南史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齊川中鳳臺氏蘭回南

南史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齊川中鳳臺氏蘭回南

梁簡文帝諸子

元帝諸子

簡文二十子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尋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盛一作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其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園並不知母氏潘美人生皇子大訓早亡無封其餘不知不載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鄴敕太子為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簡文

齊川中鳳臺氏蘭回南



卽位六月癸酉立爲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疑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荅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傲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荅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夷羯寇必卽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景之西上携太子同行及敗歸船往往相失所乘船入樅陽浦舟中腹心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

涕泗嗚咽命卽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祔太廟陰室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也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爲都督郢州刺史時年十三簡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太清元年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能綏接百姓二年侯景寇都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臺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旣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以爲豫章內史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擒其將趙加婁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



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益城處之廩饋甚厚欲與戮力共除禍難會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討之鐵敗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善乃謂範曰昔與鐵游處其人才略從橫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請援之乃遣將侯瑱救鐵夜破韋約等營大心大懼於是二蕃釁起景將任約略地至益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旣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容不從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遶牀謂賊廂公王僧貴曰我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殞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縣公位中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卽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臨川王魏剋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第四子也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長兼侍中出爲瑯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爲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也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並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武帝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說卽



賜所乘馬及爲故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太清元年出爲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仗山積東人懲景苛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恒沈湎于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追及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於是三吳悉爲賊有大寶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走爲賊所獲侯景以爲江州刺史二年遇害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也少博涉書記善吹笙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侯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軍敗肥大不能行爲賊所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

爲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也初封新塗公太清三年簡文卽位封山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桂陽王大成性甚兇麤兼便弓馬至江陵被甲夜出人謂爲劫斫之遂失左髻魏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叡簡文第九子也初封臨汝公太清三年簡文卽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封汝南王魏剋江陵遇害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第十二子也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爲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發憤感疾薨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也性躁動大同元年封高唐



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帝第十四子也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周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遇害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帝第十五子也美風儀矜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爲丹陽尹遇害

皇子大訓字仁德簡文帝第十六子也少而脚疾不敢躡履太清三年未封而亡年十歲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第十七子也大寶元年封建安郡王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諱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

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遇害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帝第十八子也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爲之傷及武帝崩大昕奉慰簡文嗚噎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簡文帝第十九子也幼雄壯有膽氣及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二年遇害

樂良王大圜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隋位內史侍郎

元帝諸子徐妃生忠烈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子方諸始安王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夏貴妃生敬皇帝自餘不顯



忠烈世子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也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蒿蓬死葬溝壑瓦棺石椁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諸母王氏以治容倖嬖及王夫人終元帝歸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元帝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論以申其志時武帝年高欲見諸王長子元帝遣方等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遇侯景亂元帝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元帝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

石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元帝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元帝觀之甚說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元帝忿之因疏其穢行榜于大閣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元帝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爲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軍敗溺死求屍不得元帝聞之心喜不以爲戚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忠壯世子并招魂以葬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靜子行於世元帝卽位改謚武烈世子封子莊爲永嘉王及魏剋江陵莊年甫七歲爲人家所匿後王琳迎送建鄴及敬帝立出質于齊敬帝太平二年陳武帝將受禪王琳請莊于齊以主梁嗣



自益城濟江二月即帝位于郢州年號天啟直百官王琳總其軍  
國明年莊爲陳人所敗其御史中丞劉仲威奉以奔壽陽遂入齊  
齊武平元年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王齊朝許以興復竟不  
果而齊亡莊在鄴飲氣而死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元帝第二子也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  
玄風采清越特爲元帝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後元帝謂  
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爲念因拜中撫軍將軍以自副  
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時元帝遣徐文盛與侯  
景將任約相持方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  
與鮑泉蒲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之百姓  
奔告方諸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  
賊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毼辯其鬚子仙執方諸以歸王

僧辯軍至蔡州景遂害之元帝追謚貞惠世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元帝第四子也少勤學美容止初封南安  
侯太清初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元帝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  
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爲皇太子及升儲位昵狎群下好著微服  
嘗入朝公服中符碧絲布袴摳衣高元帝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弘  
正責之因使太子師弘正他日弘正謁見元帝問曰太子比頗受  
卿導不對曰太子聖德乃未極日新幸無大過帝曰卿以我父子  
故未直言從容之間無失和嶠之對便有廢立計未及行而江陵  
喪亡遇害太子聰穎兇暴猜忍俱有元帝風敬帝承制追謚愍懷  
太子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貞惠世子母弟也母王氏王琳之次姊  
元帝卽位拜貴嬪次妹又爲良人並蒙寵幸方略益鍾愛侯景亂



元帝結好于魏方略年數歲便遣入關元帝親送近畿執手歔歔  
既而旋駕憶之賦詩曰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  
里送遠垂至長安即得還贈遺甚厚江陵喪亡遇害貴嬪良人並  
更誕子未出閣無封失名  
論曰簡文提挈寇戎元帝崎嶇危亂諸子之備踐艱棘蓋時運之  
所鍾乎忠烈以幹蠱之材居豕鬪之任竟亦當年擯落通塞亦云  
命也哀哉

南史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終

魏山忠國  
氏圖印用

南史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王茂

曹景宗

席闡文

夏侯詳

子亶

夔

魚弘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李膺

張惠紹

馮道根

魏山忠國  
氏圖印用



康絢

昌義之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剋司徒袁粲以勲歷位郡守封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隱不交游身長八尺絜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後爲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卧因問疾茂曰我病可

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卧茂因擲枕起卽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雍部遣茂爲前驅郢魯旣平從武帝東下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勲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啟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絜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乃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群盜之燒神獸門茂率所領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群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遇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



軍封望蔡縣公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爲江州刺史南討之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乃班師歷位侍中中衛將軍太子詹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頗快快侍宴醉後每見言色武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爲吏人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画爲衆所瞻望徙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者薨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謚曰忠烈公初茂以元勳武帝賜鐘磬之樂茂在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隋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旣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墜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旣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卒子貞秀嗣以

居憂無禮爲有司所奏徙越州後詔留廣州與魏降人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斬之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麀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每箭殺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塋鄉里以此義之仕齊以軍功累加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



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  
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  
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表爲竟陵太守及帝起  
兵景宗聚衆并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冲勸先  
迎南康王於襄陽卽位武帝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爲軍鋒道次  
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  
走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犄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  
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畧奪子女景宗不  
能禁及武帝入頓西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城平封湘西縣侯除  
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監元年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  
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  
橫部下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

景宗望關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  
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爲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鐘離  
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睿  
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  
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頓帝聞  
之曰此所以破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  
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  
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自是  
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  
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畧景宗乃  
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  
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



牧馬大眼遣抄掠輒爲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敵各攻一橋敵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敵遣所督將馮道根李元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命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滅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虜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稱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早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

深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鐘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旣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溼當時並目覩焉景帝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故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爲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爲人自侍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唯以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



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礮礮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懼乃止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後爲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景宗齊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雍州旣方伯之弟又是豪彊之門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埋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

送書竟陵

詔

景宗景宗題書後荅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

鏹遂成後隨武帝西下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位登列卿後義宗爲都督征穰城軍敗見獲於魏卒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十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穎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爲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群臣迎憺總州事故賴以寧輯帝受禪除都官尚書封山陽伯出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改封湘西侯卒官謚曰威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



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仕宋爲新汲令政有異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爲屬城表轉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及南康王爲荊州詳爲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梁武帝起兵長史蕭穎胄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令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女適其子夔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頃之穎胄卒梁武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憺共參軍國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荊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封寧都縣侯詳累讓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

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三年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抑之志後徵爲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祿大夫道病卒上爲素服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子亶嗣

亶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荊州亶留都下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密遣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建鄴平以亶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帝天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爲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爲邊人悅服歷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



將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五年爲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代邃與魏將河間王深臨淮王彧等相拒頻戰剋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進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流清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旣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以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離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人戶克復卒于州鎮帝聞之卽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人夏侯簡等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

之亶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曰亶侍御坐帝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荅云是臣從弟帝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亶歷六郡三州不爲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安一作安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子誼襲封豐城縣公

亶弟夔字季龍位大匠卿累遷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閣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



伯聞之夜遁衆軍追虜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及郢州刺史元顯達降詔改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縣侯中大通六年爲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克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頗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爲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妓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卒于州謚曰桓子謨嗣官至太僕卿謨弟譖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明引爲府長史明被魏囚復爲侯景長史景反譖前驅濟江頓兵士林館破邸第及居人富室

子女財貨盡畧有之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並有國色明被魏囚其妾並還都第譖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爲軍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脚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迹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爲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豫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爲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教其爲人抗舅元法



僧聞之杖抗三百後爲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連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日君擁旄杖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遜武陵太守蕭彊等並不從命鎮軍蕭穎胄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卽位以爲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禪褰露爲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禪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爲巴東相建平太守初士瞻爲荆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革命

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入爲直閣將軍歷位秦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爲太子右衛率又出爲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蒞已久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謚曰胡子子琨時在戎役聞問一踊而絕良久乃蘇不顧軍制輒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道恭素著威畧專相委任齊和帝卽位爲右衛將軍出爲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



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壅道恭壅內作艨艟鬪艦以待之魏人不  
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壅水道恭載土枕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  
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  
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  
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  
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總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吾所  
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  
授僧總曰稟命出疆既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  
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  
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魏剋之贈鎮  
西將軍并尋購喪櫬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塋襄  
陽傳國至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爲宋豫州刺史殷琰將叛  
輔國將軍劉劭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  
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絕良久劭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  
歸鄉里由此著名後梁州刺史范柘年板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  
主時氏賊李烏奴攻白馬公則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  
壯之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齊高帝下詔褒  
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  
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  
亂公則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百姓便之入爲前軍將軍和帝爲  
荊州刺史公則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及蕭穎胄協同梁武以公則  
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兵東下和帝卽位授湘州刺  
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荆史諸軍悉受



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郢城平武帝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塵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人溪性懦怯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城平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陳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還鎮南藩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人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克復爲政

雖無威嚴然勵已廉慎爲吏人所悅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所辟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爲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都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邁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憊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強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卽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于師武帝深痛惜之卽日舉哀謚烈侯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己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暉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勲臣特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爲武寧太守梁武起兵蕭穎胄與書招之卽日上道率衆與武帝會于夏口齊和帝卽位拜廣州刺史中興元年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爲當陽縣侯始述職焉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畧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郡攻慢若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既久人廢耕農內外苦飢人多

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卽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絜光濟多計謀並勸爲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爲蜀土所稱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黔婁而政迹稍損在政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胤孔陵攻東西晉壽竝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浸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恩恩便相催督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武帝亦假元起節征討諸



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剋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

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辯元起平蜀辟爲主簿後爲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爲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爲刺史州人爲之懼研舉止自若侯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苟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

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大通二年爲散騎侍郎嗣王範將西忠烈王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爲別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官蜀士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

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萇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萇在城內甚懼城



平而元起先遣迎軍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道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入而及此乎後果如

### 筮子鏗嗣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仕齊爲竟陵橫桑戍主母喪歸鄉里聞梁武帝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帝踐祚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閣左細仗主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獸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軍功累增爵邑歷位衛尉卿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

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人親愛之徵還爲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仗甲百人直衛殿中卒謚曰忠子登嗣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並爲當時驍將歷官衛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謚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也少孤家貧備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爲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邪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爲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爭之師入均口道根說顯達曰均口水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方道步進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指路以全尋爲均口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梁武帝



起兵乃謂所親曰金華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因率鄉人歸武帝隸於王茂常爲前鋒武帝卽位爲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天監二年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壅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堙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進爵爲伯改封豫寧縣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爲政清簡境內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

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夫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爲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旣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爲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乞還朝廷徵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卒於官是日輿架春祠二廟及出官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



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禭之道根雖未爲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卽駕幸其宅哭之甚慟謚曰威子懷

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晉時隴右亂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爲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爲姚萇河南尹宋承初中穆率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襄陽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伯元隆父元撫並爲流人所推相繼爲華山太守絢少倣儻有志氣仕齊爲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兵絢舉郡以應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陵太守累遷太守左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職猶習武藝帝幸德陽殿戲

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画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鍤鉏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



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繁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滎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岡壑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事旣而絢以佗官來監作豹子甚慙由是譖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

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還徵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穎詭狀不可勝名祖暉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爲嚴整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輿駕卽日臨哭謚曰壯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爲長厚在省每寒見省官有縑縷者輒遣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爲馮翊戍主梁武帝爲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爲輔國將軍軍主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爲前軍攻魏梁城戍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等城城內糧



貯魏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修鍾離城敕義之爲戰守備是冬英果率衆數十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時城中衆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韋叡率衆二十萬救焉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坐以禁物出蕃爲有司所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將軍是冬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魏將李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硤石義之又率朱衣直閣王神念救之魏克硤石義之班師爲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用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爲將能得入死力及居藩任吏人安之改封營道縣侯徵爲護軍將軍卒于官帝深痛惜

之謚曰烈子寶景嗣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釁武皇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之舉若非天人啓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啟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未及群盜焚門張以力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效居多浮山之役而康絢實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實興退舍而決豈人事乎其天道也



南史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張弘策

子緬 續 綰 綰

庾域

子子真

鄭紹叔

呂僧珍

樂藹

子法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安之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弘策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為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梁武帝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帝游處每入室常覺有雲

西川中鳳樓  
氏庸印



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胄從武帝宿酒  
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冬下魏軍方動  
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敬則張兩赤眼  
容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爲天下唱先爾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  
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又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亂麻齊之  
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  
君臣之分帝曰舅欲學鄧晨乎是冬魏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武  
帝伐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夜中言當驗帝笑曰  
且勿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  
崩遺詔以帝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錄事參軍帶襄陽令帝觀  
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時帝長

兄懿罷益州還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帝使弘策到郢陳計於  
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  
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教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  
無令譽媒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咨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  
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露蹇人上  
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軸江劉而已祗怯而  
無斷暄弱而不材折鼎覆餗跣踵可待蕭坦胸懷猜忌動言相傷  
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  
幸圖身計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  
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國翦暴  
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及懿遇禍帝將起兵  
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主領萬



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帝以爲宜乘勝長驅直指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卽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爲圖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官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勸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感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燒神獸門總章觀入衛尉府弘策踰垣匿于龍殿遇賊見害賊又遣燒尚書省及閣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

明斬于東市張氏親屬鬻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事當復與誰論詔贈車騎將軍謚曰閔侯弘策爲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責地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布衣祿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

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內令名也齊永元末兵起弘策從武帝向都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及弘策遇害緬喪過于禮武帝每遣喻之服闋襲封洮陽縣侯起家秘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有質疑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



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竝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聞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爲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鬪左降黃門兼領先職俄復舊任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緬抄後漢晉書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緬弟續

續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續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

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續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續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續與琅邪王錫齊各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求識續與錫續時年三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尚書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續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中爲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靜人吏便之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爲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侯祗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



爲皇太子愛賞時續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祇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續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續從容曰續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慙或云續從兄聿及弼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續曰丈人二從聿弼蕘業何如續曰下官從弟雖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其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續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續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爲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續與參掌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續續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

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竝著綬時竝施行改爲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續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續見規在坐之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續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續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他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雍州刺史初聞



邵陵王綸當代已爲湘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纘素輕少王州府  
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譽遂託疾不見纘仍檢括州  
府付度事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時鎮江  
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譽兄弟時湘東王與譽及信州刺史  
桂陽王憺各率所領入援臺下硤至江津譽次江口湘東王屈郢  
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欲  
待湘東至謁督府方還州纘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  
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  
此欲應譽營湘東信之乃散船沉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憺殺之  
荆湘因構嫌隙纘尋棄其部曲携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  
責讓譽索纘部下仍遣纘向雍州前刺史岳陽王譽推遷未去鎮  
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臺城營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岍

給纘曰觀岳陽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義舉事無  
不濟纘以爲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入席引等於西山聚衆  
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杜岸馳告營營令  
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纘以爲赴期大喜及至竝禽之纘懼不免  
請爲沙門名法緒營襲江陵常載纘隨後逼使爲檄固辭以疾及  
軍退敗行至澧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  
承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元帝少時纘便推誠委結及帝  
卽位追思之嘗爲詩序云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  
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纘著鴻寶一百  
卷文集二十卷初纘之往雍州資產悉留江陵性旣貪婪南中貲  
賄填積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竝捷還齊珍寶財物悉  
付庫以粽蜜之屬還其家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尚簡文第九女



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續弟綰

綰字孝卿少與兄續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為百六公位員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史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為國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蔡廓兼以侍中為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重望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時當綰兄續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騶分趨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出為豫章內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宮挾祆道遂聚黨攻郡進寇豫州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為御史中丞綰再為憲司彈糾無所迴避豪右憚之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

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為吏部尚書宮城陷奔江陵位尚書右僕射魏尅江陵朝士皆倂入關綰以疾免卒於江陵次子交字少游尚簡文第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秘書丞掌東宮管記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為郢州辟為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林監及長沙王為益州域隨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永元初南康王板西中郎諮議參軍母憂去職梁武帝舉兵起為



南史卷五十六  
寧朔將軍領行選武帝東下師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夫勞軍域乃諷夫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夫反西臺卽授武帝黃鉞蕭穎胄旣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武帝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武帝意同卽命衆軍便下域謀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域固守城中糧盡將士皆齧草供食無有離心魏軍退進爵爲伯于時兵後人饑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爲有司所糾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卒于官子子與

子與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齊永明末除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與奔侍醫藥言淚恒并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庾錄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與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減性乃禁其哭泣梁初爲尚書郎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與以蜀路險難啓求待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與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與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與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卽可營造明徃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



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兼中郎司馬大通二年除巴陵內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輿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解因勒門生不得輒入城市卽於渚次卒遺令單衣恰履以斂酒脯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累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爲安豐令有能名後爲本州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弟湛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紹叔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將囚之鄉人解救得免及帝爲雍州紹叔間道西歸

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旣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侯紹叔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續復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爲刺客詐言作使上亦密知宴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上後卽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初起兵紹叔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以爲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乏



南史卷五十六  
天監初入爲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纖豪無隱每爲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帝常使人節其哭頃之封管道縣侯復爲衛尉卿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三年魏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旣而義陽入魏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爲司州刺史紹叔至創立城隍繕兵積穀流人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舉薦士亦以此歸之徵爲左衛將軍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卒於府舍帝將臨其殯紹叔宅巷陋不容輿駕乃止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謚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潸然謂朝

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已當今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曹輩皆敬之文帝爲豫州刺史以爲典籤帶蒙令帝遷領軍將軍補主簿祿賦唐寓之寇東陽文帝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文帝益以此知之司空陳顯達出軍沔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深自努力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竝進武帝帥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時長沙宣武王爲梁州刺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武帝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卽日單舸



上道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武帝甚嘉之東昏  
卽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知不久當敗竟  
弗往武帝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卽令及至武帝命爲中兵  
參軍委以心旅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  
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爲止舍多  
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  
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竝立辦  
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  
息武帝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臥內宣通意旨大軍  
次江寧武帝使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  
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  
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不

敵不可敵亦勿遙射須至漣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漣僧珍分  
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  
武帝受禪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  
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  
晝直中省夜還秘書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  
久表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  
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竝不得坐指  
客位謂曰此兖州刺史坐非呂僧珍牀及別室促膝如故從父兄  
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  
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  
在市北前有督郵解鄉人咸勸徙解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  
官解以益吾私宅乎一作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



河南卷五十六  
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直秘書  
省如先常以私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膺性甚恭  
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  
箸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祿俸外  
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初武帝起兵攻郢州久不下  
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  
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  
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  
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  
苦與昔政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于領軍官舍武帝卽日臨殯贈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敬武帝痛惜之言爲流涕子淡  
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

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  
賀署函曰錢一千闡人少之弗爲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  
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爲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  
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樂藹字蔚遠南陽滎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也家居江陵方  
頤隆準舉動醞籍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姪藹時  
尚幼而無所取慤由此竒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  
所記藹略讀具舉慤益善之齊豫章王疑爲荊州刺史以藹爲驃  
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疑嘗問藹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藹  
隨問立對若案圖牒疑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解門如市疑遣  
覘之方見藹閉閣讀書後爲大司馬記室永明八年荊州刺史巴  
東王子響稱兵反及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齊武帝見



藹問以西事藹占對詳敏帝悅用爲荊州中從事敕付以修復府  
州事藹還州繕修解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豫章王疑藹解官赴  
喪率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爲西中郎以藹爲諮議參  
軍蕭穎胄引藹及宗夫劉坦任以經略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  
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  
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  
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匹一作石必然今庫若  
灰非吏罪也旣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怒二年出爲平  
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士反逐內史  
崔陸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  
謀襲藹藹覺誅之尋卒于官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蚪亦明識有禮  
訓藹爲州迎姊居官舍三分祿秩以供焉西土稱之子法才

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爲  
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  
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遷太舟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  
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  
家割宅爲寺棲心物表尋卒法藏位征西錄事參軍早亡子子雲  
美容貌善舉止位江陵令承制除光祿卿魏尅江陵衆奔散呼子  
雲子雲曰終爲虜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於馬蹄之下

論曰張弘策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戚云爾至  
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蕃岳克濟陶冶之功而苟懷  
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格若此而爲梁之亂階惜乎庾域鄭紹叔  
呂僧珍等或忠誠亮盡或恪勤匪解締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之  
肅恭禁省紹叔之勤誠靡貳蓋有人臣之節矣藹雖異帷幄之勲



亦讚雲雷之業其當官任事寵秩不亦宜乎

南史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終

蜀川屯鳳閣  
氏肅固南甫

南史卷五十七

蜀川屯鳳閣  
氏肅固南甫

列傳第四十七

沈約 子旋 孫衆

范雲 從兄續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  
子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顓頊嘉  
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妣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  
春秋之時列於盟會魯昭四年晉使蔡滅沈其後因國為氏自茲  
以降譜牒罔存秦末有沈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曾孫保封竹邑  
侯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封敷德侯遵  
生驃騎將軍達達生尚書令乾乾生南陽太守弘弘生河內太守  
勗勗生御史中丞奮奮生將作大匠恪恪生尚書關內侯謙謙生



濟陽太守靖靖生戎戎字威卿仕爲州從事說降劇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爲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爲吳郡復爲吳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吳孫皓寶鼎二年分吳郡爲吳興郡晉太康三年改永安爲武康縣復爲吳興武康人焉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戎子鄴字聖通位零陵太守致黃龍芝草之瑞第二子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慶懷文其後也仲高子鸞字建光少有高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別駕從事史時廣陵太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復以女妻鸞早卒子直字伯平州舉茂才亦有清名卒子瑜儀俱少有至行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毀瘁過於成人外祖會稽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曰汝竝黃中英爽終成竒器何遽逾制自

取殄滅邪三年禮畢殆至滅性故兄弟竝以孝著瑜早卒儀字仲則篤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時海內大亂兵革竝起經術廢弛士少全行而儀淳深隱默守道不移風操貞整不妄交納唯與族子仲山叔山及吳郡陸公紀友善州郡禮請二府交辟公車徵竝不屈以壽終子曼字元禪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陽侯才志顯於吳朝子矯字仲桓以節氣立名仕爲立武校尉偏將軍孫皓時有將帥之稱吳平爲鬱林長沙二太守不就太康末卒子陵字景高晉元帝之爲鎮東將軍命參軍事子延字思長潁川太守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村延子賀字子寧桓冲南中郎參軍賀子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產累千金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進任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



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旣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爾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王恭鎮京口與警有舊好復引爲參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尋復謝去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通左氏春秋王恭命爲前將軍主簿謂警曰足下旣執不拔之志高臥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吏職嬰之也初錢唐人杜炅字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都下貴望竝事之爲弟子執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爲餘姚令及恩爲劉牢之所破穆夫見害先是穆夫宗人沈預與穆夫父警不協至是告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竝遇害唯穆夫子深子雲子田子林子虔子獲全田子林子知名田子字敬光從武帝尅京城進平建鄴參鎮軍事封營道縣

五等侯帝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爲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都帝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襲破廣州還除太尉參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義熙八年從討劉毅十年從討司馬休之除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旣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尅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毀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僞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旣



平武帝讌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卽以咸陽相賞卽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旣還桂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爲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初武帝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竝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帝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政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修收殺田子於長安藁倉門外是歲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竒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

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旣門陷祆黨兄弟竝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沈伏山澤無所投厝會孫恩屢出會稽武帝致討林子乃自歸陳情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爲之感動帝甚竒之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帝分宅給焉林子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尅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爲害常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五月夏節日至預政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論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及帝爲揚州辟爲從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從伐慕容超平盧循竝著軍功後從征劉毅參太尉軍事復從討司馬休之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居前時賊黨郭亮之招集蠻晉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陵旣平復討



魯軌於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武帝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度河避其鋒或欲棄輜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曰下官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邪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

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嘗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爲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卽屠其城剽鸞而坑其衆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林子連破之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等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武帝復遣林子累戰大破之卽斬伯子所俘獲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紹志節沉勇林子每戰輒勝白武帝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爾尋紹疽發背死武帝以林子之驗乃賜書嘉美之於是讚統後軍復襲林子林子禦之連戰皆捷帝至闕鄉姚泓掃境內兵屯嶢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弘自率大衆攻之帝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



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尅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帝以林子田子綏略有方頗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旣平姚氏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鬪至槐里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還至彭城帝令林子差次勲勤隨才授用文帝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爲蕃佐帝曰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行役久士有歸心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祗肅非以崇威立武寔乃經國長厝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武帝深相訓納俄而謝翼謀反帝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文帝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武帝以方隅未靜復欲親戎林子固諫帝答曰吾輒當不復自行帝踐祚以

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固讓不許永初三年卒追贈征虜將軍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少子璞嗣璞字道真童孺時神意閑審文帝召見竒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引見謂之曰吾昔以弱年出蕃卿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途爲罔罔也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順陽范晔爲長史行州事晔性頗踈文帝謂璞曰范晔性踈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行事其實卿也璞以任遇旣深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晔政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寧又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晔坐事誅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濬年旣長璞固求辭事以璞爲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三十年元凶弒立璞以奉迎之晚見



南史五十七  
殺有子曰約其制自序大略如此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與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及爲荊州又爲征西記室帶關西令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卽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爲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琊王融陳郡謝朓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爲得人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東陽

太守齊明帝卽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復爲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初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時帝勲業旣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



南史五十七  
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寔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又拜約母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吏部尚書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右僕射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

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累表陳讓改授左僕射領中書令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爲言於帝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常爲郊居賦以序其事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陽尹侍中特進如故十二年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少孤貧約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傅



嘗侍宴有妓婢帥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唯識沈家  
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  
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  
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  
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  
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  
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  
帝以爲約昏家相爲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  
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  
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  
之事不由已出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竒之問栗  
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卽

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疾上遣主書黃  
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卽啓聞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  
省醫徐瑛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  
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約少時常以晉氏一代  
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  
爲啓明帝有勅許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之書方就凡一百餘卷  
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被  
敕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敕撰  
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其所撰國史爲齊紀二十卷天監中  
又撰梁武紀十四卷又撰邇言十卷謚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  
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  
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



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子旋字士規襲爵位司徒右長史太子僕以母憂去官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終于南康內史謚曰恭集注邇言行於世旋弟趨字孝鯉亦知名位黃門郎旋卒子寔嗣寔弟衆衆字仲興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爲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之手敕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侯景之亂表求還吳興召募故義部曲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都軍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內遙授太子右衛率臺城陷衆乃降景景平元帝以爲司徒左長史魏尅江陵見虜尋亦逃歸陳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

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朝士咸共誚其所爲衆性狷急因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武帝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祖璩之宋中書侍郎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侯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雲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爲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



之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又召雲令送書入城內餉武陵王酒一石犢一頭餉長史柳世隆鱸魚二十頭皆去其首城內或欲誅雲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除員外散騎郎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尅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竝不得韻又皆大篆人皆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今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爲上賓自是寵冠府朝王爲丹陽尹復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子良爲南徐州南兗州

雲竝隨府遷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爲雲求祿齊武帝曰聞范雲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令弼汝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時巴東王子響在荊州殺上佐都下匈匈人多異志而豫章王疑鎮東府多還私邸動移旬日子良築第西郊遊戲而已而梁武帝時爲南郡王文學與雲俱爲子良所禮梁武勸子良還石頭并言大司馬宜還東府子良不納梁武以告雲時廷尉平王植爲齊武帝所狎雲謂植曰西夏不靜人情甚惡大司馬詎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鎮石頭卿入旣數言之差易植因求雲作啓自呈之俄而二王各鎮一城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



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言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爲設甘蔗黃甘粽隨盡絕益彪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使還再遷零陵內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之外別雜調四千石及雲至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深爲齊明帝所知還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竝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坑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胄兄弟異於餘宗室雲之幸於子良江祏求雲女婚姻酒酣中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爲娉雲笑受之至是祏貴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皇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祏亦更姻他族

及祏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又爲始與內史舊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卽貨去買銀輸官雲乃先聽百姓誌之若百無主一作依判送臺又郡相承後堂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竝爲帝所賞郡多豪猾八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則逐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唐頌蒼梧丁密頓琦等墓時江祏姨弟徐藝爲曲江令祏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爲恥至都訢雲雲坐徵還下獄會赦免初梁武爲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歡甚永明末梁武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常聞蹕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嵩之舍嵩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



心推事及帝起兵將至都雲雖無官自以與帝素欵慮爲昏主所疑將求入城先以車迎太原孫伯翳謀之伯翳曰今天文顯於上災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俟多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今羽翮未備不得不就籠檻希足下善聽之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昏遇弒侍中張稷使雲銜命至石頭梁武恩待如舊遂參讚謨謀毗佐大業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後與王茂同入臥內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帝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及帝受禪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

慎一日帝善其言卽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雲以舊恩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爲帝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雲本太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旣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牽衣云聞外述圖讖云齊祚不久別應有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齊中坐讀書內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乃不復敢言今道爲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曰此乃天意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妾爲六宮有天下此嫗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爲恨其年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爲右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



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與領軍長史王  
咳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咳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箱給  
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哈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及居選官任寄  
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  
若神時人咸服其明瞻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  
或以此少之初雲爲郡號廉潔及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積隨散  
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  
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卽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  
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於此  
卽起二年果卒帝爲流涕卽日輿駕臨殯詔贈侍中衛將軍禮官  
請謚曰宣勅賜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孫伯翳太原人晉  
秘書監盛之玄孫曾祖放晉國子博士長沙太守父康起部郎貧

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伯翳位終驃騎鄱陽王參軍事雲從

### 父兄續

續字子真父濛奉朝請早卒續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從沛  
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恒芒屨布衣徒行  
於路瓛門下多車馬貴游續在其間聊無恥愧及長博通經術尤  
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  
名曰口辯每服續簡詣年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  
以自嗟仕齊位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以  
爲行人續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  
著名鄰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續亦預焉嘗侍子良子良精  
信釋教而續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續  
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



有關籬墻落於糞溷之中墜茵蓆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爲神卽形也形卽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一作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誼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續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續後對續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旣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可使毀棄之續大笑曰使范續賣論取官已至今僕矣何但中書

郎邪後爲宜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時夷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續乃下教斷不祠後以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梁武至續墨纒來迎武帝與續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續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遷尚書左丞及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續在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愛至是亮擯棄在家續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權軸而所懷未滿亦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於時竟坐亮徙廣州在南累年追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文集十五卷子胥字長才傳父業位國子博士有口辯大

同中常兼主客郎應接北使卒於鄱陽內史

論曰齊德將謝昏虐君臨喋喋黔黎命懸晷刻梁武撫茲歸運嘯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惟舊竝以茲文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傑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末跡爲蹟亦



鳳德之衰乎縝倖直之節著于終始其以王亮爲尤亦不足非也

南史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終

藝川屯鳳園  
氏雷印甫



